三、思维圣士夫而修无常

思维圣者涅槃而修无常包括两方面。思择方面，思维从往昔七佛出世，到如今的释迦佛、佛在世时的圣众，乃至后期印度圣境的圣者们，雪域藏地新旧诸派的圣者们，他们都得到了殊胜成就，然而最终都示现涅槃。如何修无常呢？就是作对比观察：自身凡夫的身依，以恶业为因、被恶缘风吹逐、由恶习结生相续，是虚假、不净、四大不自在的浮泡之身，由此就能引发观念——我随时随地都可能死。由于寿命不定的缘故，今天就可能死，何时死不定，所以要及时劝动三门修善品。这样发展出的无常想，能引着我们的心去掉对现世的耽著，一心投入正法，这叫“修习无常”。

它的侧重点是，透过思维圣者们怎么入涅槃而无一余留，然后反观自身，想到自己这么差劲的虚假之身当然是无常的，随时可能死，所以，趁现在还有暇满身、有宝贵的光阴，要及时投入修法。最终的归结点是修自己这个暇满身的无常，它很快会死去，因此要及时投入修法。这是本引导的大义。

接着要把握引导文的脉络，从而有序地一段段思维，而且前后理路要衔接上。大的脉络是从时间上，首先说到贤劫七佛和眷属们如何出世，如何涅槃；接着说到本期教法释迦牟尼佛和圣弟子们如何涅槃；再说到印度诸大成就者如何出世，如何涅槃；再说到雪域藏地新旧诸派的成就者们取得了何种境界，然而都不免涅槃。到此为止，从前到后整个圣士夫的相续之流就出现了。

这里关键要看到他们的成就以及示现涅槃这两方面。一方面他们的成就非常高；然而无常出现时也不可抗拒，都随着因缘力示现入灭。这就看到无常铁律会摧灭一切世间，任何圣者在世间应世或出现的有漏身现相，都必然归于坏灭。这才知道，那么殊胜、有自在的成就者们，都无一例外入了涅槃，示现无常，对此要非常清楚。只有心中具量地现出来、起了胜解，才能引生后面的比较。以上这些是引起无常观念的因，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；有了前面，后面很快就能引生。

有了这些材料，之后对比自身，就会顺理成章地进去。看到成就者们曾经出现在世间，最终全数示现无常，现在除了历史的影尘外什么也没有，转而会想到：我这样的情况，哪里能保住呢？要对比的是：圣者们有什么殊胜的业，有什么样的因缘，他们的习气已经消失，能自在转变四大，然而，他们成就了无漏智慧，却也无法保住在世间出现的有漏身现相；相比而言，我这个有形质的身体束缚在四大中，就像关在牢笼里一样一点不自在，它虚假、恶浊，随时可能被死缘的风吹灭。这就知道：我什么时候死、在哪里死都是不决定、没有保障的。有了这个胜解，才会发生无常想，也就是：我现在就要劝三门转趣善品。这个想真实起来了，才可能摆脱对一切世间法的耽著，一心趣入修法。如果前面的过程、次第、修量没出现，那后面就只是口头说说而已，不会起到作用，没有真正转变自心的功能。这是首先要明确的要点。

**第三、思择圣者涅槃而修无常。如是于现今贤劫中，过去有出世的毗婆尸佛、尸弃佛等七佛以及眷属声闻阿罗汉众诸多不可思议者临世，以三乘法对无量所化有情作诸义利。除了今佛释迦牟尼的残余教法以外，彼等一切佛都已般涅槃，圣教法也渐次隐没。于此现今圣教中，诸大声闻各有五百阿罗汉众作为眷属出现于世，彼等也渐次于无余涅槃界中般涅槃。**

思维时关键要结合具体的例子有所感受。引导文就像地图，给你做个指点，不是光靠念引导文就等于修行成功，就像拳师给你一张拳谱，不是天天看拳谱就会打拳，所以，我们应在引导文的指导下，切实地在自身上努力。也就是首先找到相关资料，佛亲口宣说的诸佛出世的传记、诸阿罗汉们的传记以及最终示现涅槃的情形。一切智智佛以现量照见流出的语言最真实，容易让我们产生感受，我们细心地去阅读、领会这些传记，自然会引生观念。

譬如，释迦佛在《长阿含经》里具体讲述了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佛出世的情形。我们顺着佛语，一句一句诚心地去受持、领会、忆念、宣说，就完全能够认定，在极长久以前出现过这样不可思议的佛，他有无上的成就。我们至少要详细阅读七佛里的一个例子，在佛语的引导下，让当时的一幕幕情景真切地显现在心前。在领受了一个个片段，撷取它的总相后就会知道，在很久以前，一尊佛曾真实出现过，但由于是在有为世间里示现，无法避免无常，所以因缘一尽就要入涅槃。

当心中认可并浮现出毗婆尸佛出世的情况、功德状况、事业状况后，再看到最后边际示现涅槃，就会产生无常感。毗婆尸佛当年三会说法，度脱无数人成就阿罗汉果。《贤愚经》里也常说到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佛出世，佛教下的弟子们如何在诸方游化，当时怎么度人，有人向佛或僧众供养一花、一石等得到了无边利益等等。像这样，对当时的情况，必须通过具体事例来引发观念。然后要有“劫”的观念，知道劫是多长时间后，再从九十一劫一直拉到现在，就会感觉：在这无限的时空里，诸佛出世也像闪电一样，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到今天一点不剩。历史上记载着曾出现过这样的佛，说过这样的教法，当时佛法多么兴盛，那么多圣弟子都脱离了生死、具足功德，然而今天一个也不存在了。这时要取得无常的观念。

有了观念后还要强化它，通过五个例子、十个例子、二十个例子等使它逐步深化，集成不可夺的无常胜解，觉得在这世间，连佛和圣者们都会涅槃，那我就更不可能长存了。一旦集成了无常胜解，对世界的观感马上会翻转过来，会常常想到无常的一面：我是不可能久存的，世上任何事都不可能久存，一下子就灭了，没什么实义，要赶紧从世间超脱。

像这样，从引生真实、深刻的无常观念开始，逐步让它深化、不断地集成，最后就像过去常执统治自心那样，无常胜解占据了内心的主导地位。它成为一切有为想中最殊胜的一个，也是功德最大的一个。因为看到世间的无常，之后就会了解到它无实义、苦性、不可依靠，才会引发全面的求解脱心，彻底脱掉对世间的耽著。也就是要看到遍天遍地、遍圣遍凡、无处不在的无常铁律，认定它是有为法的法性，这之后心就开始变动了，开始脱开常执的系缚，脱开对世间的贪婪，所以特别重要。

还要注意的是，思维时要结合佛的经教法语，要看佛原本的语言是怎么说的，不要看“二道货”。如果经过转化，掺杂了凡夫的语言或不准确的信息，那就不会有真实感，所以最好去阅读《阿含经》原典，我这里只是就现代人的情形，先做一个白话接引。

下面我们就从毗婆尸佛开始讲起，佛在《长阿含经》中这样告诉我们：

毗婆尸佛出世因缘

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，从右胁入，正念不乱。正当彼时大地震动，放大光明普照世界，日月照不到的地方都显现大光明，幽冥众生各自能见到对方，知道往哪里去。此光明又照到魔宫，诸天、帝释、梵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以及其余众生都蒙此大光明的照耀，诸天的光明自然隐没不现。毗婆尸菩萨在母胎时专念不乱，有四天子持着戈矛在一边侍卫，人和非人都不能侵扰。

再说，菩萨降神母胎时专念不乱，因此，母亲身体安稳，没有恼患，智慧增长。母亲自己能观到胎中菩萨的身具足诸根，如紫磨金色，无有瑕秽，就像有眼睛的人看清净的琉璃瓶，内外清澈，没有障碍。而且，母亲心地清净，没有各种欲想，不被淫火所烧燃。以菩萨清净心的加被，母亲奉持五戒，梵行清净，深信仁爱，成就各种善行，安乐无有畏惧。以此因缘，母亲身坏命终将生在忉利天。

菩萨降生时从母亲右胁出来，大地震动，光明普照。才入胎时，幽冥之处无不蒙此光明照耀。菩萨出生时从右胁出来，专念不乱。菩萨的母亲手攀着树枝，不是坐着或躺着。那时，四天子手捧香水，站在佛母前说：“唯然，天母！现在已生圣子，勿怀忧戚。”菩萨诞生时身体清净，不被秽恶所染污，就像有眼睛的人以清净明珠投在白缯上，两不相污，因为明珠和白缯都是清净的，菩萨降世也是如此。再说，菩萨堕地走了七步，没有人扶持，遍观四方举手说道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为尊；为度众生，生老病死。”当时，有两口泉涌出一温一冷的水，以供太子沐浴。

太子初生时，父王盘头召集相师和各种具道术者来给太子占相卜其吉凶。诸相师们受命就上前揭开衣服，见到太子具足的种种相，预言说：“具有此相者未来的前途决定是两种：如果在家将做转轮圣王，统御四天下，具足四兵，以正法治国，没有偏枉，其恩惠将普及天下，七宝自然出现，千子勇健，能摧伏外敌，不必用武力就能使天下太平；假使出家学道，将成就无上正觉。”那时，诸相师就对国王汇报说：“大王所生的太子具足三十二相，未来的前途决定是两种：在家做转轮圣王；出家将成无上正觉。”

那时，父王殷勤再三，再次地问相师们：“你们再看看太子具足的三十二相分别叫什么？”相师们就揭开太子的衣裳，宣说三十二相：“一、足安平相，足下平满，踩在地上很安隐；二、足下千辐轮相，光光相照……乃至三十一相眉间白毫，柔软细泽，引出来长一旬，放则右旋螺如真珠；第三十二相顶有肉髻。”

毗婆尸菩萨诞生时，诸天在虚空中手持白盖宝扇，来遮住寒暑二气、风雨和尘土。在幼小时，父王遣令四个乳母抚养，分负其责：一者乳哺，二者澡浴，三者涂香，四者娱乐。无有懈倦地欢喜养育太子。在童子之年时，全国男女看着太子心无厌足。他们都来抱太子，就像观妙宝之花一样。太子出生时，眼睛不眨，像忉利天人。以眼睛不眨动的缘故，取名为“毗婆尸”。而且，出生时声音清澈、柔软、和雅，犹如迦陵频伽鸟声。眼睛能彻见到一由旬处。随着年龄渐渐长大，在天正堂中以道法开导、教化，恩德普及天下百姓，由此名德远闻诸方。

太子少年时想出去游观，让御车夫严备宝车到园林去巡行游观。车夫当即严备车马，完毕后回来说：“现在是出行之时了。”太子就乘着宝车前往园观。中途见到一个老人，头发苍白，牙齿掉落，皮肤发皱，身体驼背，拄着拐杖非常吃力地喘着气在走。太子就回头问侍者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回答：“这是老人。”又问：“什么是老？”回答：“老就是在生的寿命快要尽了，余命无几，就叫做老。”太子又问：“我也将这样，不免此患吗？”回答：“是的，有生就有老，不分贫富贵贱。”于是，太子怅然不悦，告诉侍者返驾回宫，静默思维，想到“这老苦，我也是有的。”

那时，父王问侍者：“太子这次出游，玩得开心吗？”回答：“怏怏不乐。”又问：“那是什么缘故？”回答：“路上遇到老人，所以不快乐。”当时，父王默自心想：“从前相师们曾给太子占相说要出家，今天心不欢喜，难道是出家的征兆？我要设立方便，使得他处在深宫中，以五欲娱乐来适悦他的心情，让他不出家。”随即严饰宫馆，挑选宫女供太子娱乐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太子又让车夫严办车驾要出游。途中遇到一个病人，身体羸瘦，肚子很大，脸色黑黄，独自卧在粪秽中，没人照顾，病得特别苦，口里说不出话。太子问车夫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回答：“这是病人。”又问：“什么是病？”回答：“病就是各种疼痛逼在身上很难受，生死不能预料，这就是病。”又问：“我也会生病，不能避免此患吗？”回答：“是的，有生就有病，不分贫富贵贱。”于是，太子怅然不悦，告诉车夫返驾回宫。太子回宫后静默思维，想到“这病苦，我也不能避免。”

那时，父王再次问车夫：“这次太子出游快乐吗？”回答：“不快乐。”又问是什么原因。回答说：“路上遇到病人，所以不乐。”父王默然思维：“从前相师们给太子占相说要出家，今天心情不悦，莫非是此先兆？我要再设立方便，增加一些音乐来娱乐他的心情，让他不出家。”就再次装饰宫馆，选了一些宫女供太子娱乐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太子又教令车夫严备车马要出去游观。路上遇到一个死人，彩色的缯幡在前后引导，家亲眷属们哭着送他出城。太子又问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回答：“这是死人。”又问：“什么是死？”回答：“死就是全部完了。先是风大灭再是火大灭，接着诸根败坏，生死异路，活者跟死者永别，再也见不到了，这就叫死。”太子又问：“我也会这样，不免此患吗？”回答：“当然，有生就有死，不分贵贱。”于是，太子怅然不悦，让车夫返驾回宫，独自静默思维，想到“这死苦，我也是不能避免的。”

那时，父王又问车夫：“这次太子出游，玩得快乐吗？”回答：“不快乐。”又问：“什么缘故呢？”回答：“路上遇到死人，所以不快乐。”父王默自想：“从前相师们给太子占相说要出家，今天不快乐，是不是要出家了？我要再设方便，增加一些音乐来愉悦他的心情，让他不出家。”就当即严饰宫馆，选宫女来供太子娱乐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太子再次令车夫备驾出游。中途遇到一个沙门，穿法服，持钵盂，看着前方地面安详行走，就问车夫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回答：“这是沙门。”又问：“什么是沙门？”回答：“沙门就是舍掉恩爱、出家修道的人，他们调摄诸根，不染外欲，以慈心对待一切，无所伤害，遇到苦不忧戚，遇到乐不欣喜，能像大地一样安忍，这就叫沙门。”太子说：“好啊！这个道真正永绝了尘劳的系累，微妙清虚，只有这个快意、安乐。”就下令御者返驾回宫。当时，太子问沙门：“你剃除须发、穿法服、持钵盂，志求什么呢？”沙门回答：“出家是为了调伏心意，永远脱离尘劳垢染，以慈心爱护一切众生，无所扰乱，虚心静默，唯一住在道上。”太子说：“善哉！这是最真实的道。”随即敕令车夫：“带着我的宝衣和宝车回去禀告大王，我就在这里剃除须发，穿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想调伏自心，舍离尘垢，清净自居，以此来寻求无上大道。”于是，车夫就带着太子所乘的宝车和衣服回宫，奉还国王。太子从此就剃除须发，穿三法衣，出家修道了。

太子见到老人、病人，知道世间苦恼，又见到死人，恋著世间的情就灭掉了；又见到沙门，廓然大悟。下宝车时，步步逐渐远离对世间的缚著，这是真正的出家、真正的远离。当时，国中人民听说太子剃除须发，穿法服持钵，出家修道了，都争相转告说：“这个道一定是真实的，才让太子舍离家国荣耀之位，抛弃世人所爱重的一切。”于是，国中八万四千人都去归附太子，想做弟子出家修道。太子当时就纳受了，跟这些人一起游行，在在处处教化有缘的人们。从一村到另一村，从一国到另一国，所到之处，人们无不恭敬地以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四事来作供养。菩萨心想：“我和大众游行诸国，人间混乱喧闹，并不适合我。什么时候能远离大众，在闲静处求真实道呢？”很快速菩萨满足了志愿，在闲静处专精修道。又这样想：“众生真可怜，常常处在愚痴黑暗中，所受生的五蕴身如此危脆，是生、老、病、死等各种苦的积聚处，从这里死在那里生，又从那里死在这里生，都是因为苦的五蕴身而流转无穷，我该如何看清这苦蕴而灭掉生、老、死呢？”

菩萨又这样想：“生死到底从哪里来？依什么因缘而有呢？”就以智慧观察它的来由，从生而有老死，生是老死的因缘；生又是从有而起的，有是生的因缘；有是从取著而起的，取著是有的因缘；取著是从贪爱而起的，贪爱是取著的因缘；贪爱是从领受起的，领受是贪爱的因缘；领受是从接触起的，接触是领受的因缘；接触是从六入起的，六入是接触的因缘；六入是由名色起的，名色是六入的因缘；名色是由识而起的，识是名色的因缘；识是由行业起的，行业是识的因缘；行业是由痴起的，痴是行业的因缘。以痴这个因缘而有行，以行这个因缘而有识，以识这个因缘而有名色，以名色这个因缘而有六入，以六入这个因缘而有触，以触这个因缘而有受，以受这个因缘而有爱，以爱这个因缘而有取，以取这个因缘而有有，以有这个因缘而有生，以生这个因缘而有了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苦自性的五取蕴是由生而有的，这就是苦集。菩萨思维苦集蕴时，生起了智慧、法眼，乃至觉证。

那时，菩萨又思维：“什么没有的缘故而没有老死呢？什么灭的缘故而老死灭呢？”就以智慧观察它的缘由：生没有的缘故，老死就没有，生息灭的缘故，老死就息灭了；有没有的缘故，生就没有，有息灭的缘故，生就息灭了；取没有的缘故，有就没有，取息灭的缘故，有就息灭了；爱没有的缘故，就没有取，爱息灭的缘故，就灭了取；受没有的缘故，就没有爱，受灭的缘故，就灭了爱；触没有的缘故，就没有受，触灭的缘故，就灭了受；六入没有的缘故，就没有触，六入灭的缘故，就灭了触；名色没有的缘故，没有六入，名色灭的缘故，灭了六入；识没有的缘故，没有名色，识灭的缘故，灭了名色；业行没有的缘故，没有识，业行灭的缘故，识灭了；痴没有的缘故，没有业行，痴灭的缘故，业行灭了。这就是以痴灭故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识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入灭，六入灭故触灭，触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灭。菩萨这样思维苦蕴灭时生起了智慧、法眼乃至觉证。当时，菩萨以逆式和顺式观十二因缘，如是了知、如是证见后，就在座上成就了无上正等菩提。

毗婆尸佛初成道时修两种观：一、安稳观；二、出离观。佛对此赞颂道：“如来无等等，多修于二观，安稳及出离，仙人度彼岸。其心得自在，断除众结使，登山观四方，故号毗婆尸。大智光除冥，如以镜自照，为世除忧恼，尽生老死苦。”（无等等的如来多修持两种观：安稳观和出离观，大仙人修证究竟已到达彼岸。他的心得了自在，断除各种烦恼结使，如登山观见四方的景象那样，胜观明照一切，因此称为“毗婆尸佛”。大智慧光明遣除冥暗，就像以镜子自照脸部一样，无不彻见明了，为世人说法，遣除内心的忧恼，穷尽生、老、死的苦流。）

毗婆尸佛在闲静处又这样想：“我现在已得无上法道，甚深微妙，难解难见，寂灭清净，只有智者才能了解，不是凡愚所能了知。这是由于众生偏离了实相，怀着不同的固执、见解、感觉、修学，依着他们不同的见解，各自乐于凡庸的所求，致力于自身所串习的道。所以，对于这样的甚深因缘不能了解，穷尽贪爱的涅槃境界就更加难以了解了，我如果为其宣说，必定不了解，反而生起反感、触恼。”这样想后就默然而不说法。

当时，大梵天王知道毗婆尸佛心中所想，就暗自思维，想到“这世间就要败坏，特别可怜，只有毗婆尸佛才知道甚深微妙之法，却不欲宣说。”于是，在力士伸手臂的工夫里，从梵天宫忽然下到人间，站在佛前，头面礼足，退立一面。当时，梵王右膝著地，双手合掌启白佛说：“唯愿世尊应时说法！现在众生类尘垢微薄，诸根猛利，有恭敬心，容易开导教化，他们怖畏后世无可救赎的罪业，有这种畏惧心的缘故，能息灭恶法，出生善道。”

佛告诉梵王：“如是如是！就像你所说的，但我在闲静处暗自想到：所得正法甚深微妙，如果为众生类宣说，他们一定不了解，反而生起触扰，所以我默然不想说法。我从无数阿僧祇劫以来勤苦不懈地修无上大行，现在才获得这难得之法，如果给具足淫、怒、痴的众生宣说，他们必然无法承接、受用，只是自己白白劳累而已。此法微妙，与世间相反，众生染在欲尘中，被愚痴冥暗所覆盖，无法信解。梵王！我是这样观察，所以默然而不欲说法。”

当时，梵王再次劝请，殷勤恳切以至再三，说：“世尊！如果不说法，现在世间就会败坏，特别可哀、可愍。唯愿世尊应时宣演无上法轮，不要使众生堕落在恶趣中！”那时，世尊三次听到梵王殷勤劝请，就以佛眼普观世界，众生的障垢有厚有薄，根性有利有钝，教法有难有易。易受教者畏惧后世罪恶，能息灭恶法，出生善道。就像有青、黄、赤、白四色莲花，有的才出淤泥还没到水面，有的出了淤泥到达水面，有的出了水面还没开放，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被水所染著，容易开放，此世界的众生也是如此。当时，世尊告诉梵王：“我怜愍你们，现在要开演甘露法门，此法甚深微妙，难可解知，现在为信受乐听者说，不为触恼无益者说。”

那时，梵王知道佛已接受祈请，欢喜踊跃，绕佛三匝，头面礼足后忽然不现。他离去不久，如来在寂静中自己思维：“我现在先为谁说法呢？”就自想：“应当进盘头城先给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荼开演甘露法门。”于是，如来如力士屈伸臂顷，在菩提树边忽然隐没，来到盘头王鹿野苑中敷座而坐。毗婆尸佛告诉守苑人说：“你可以进城，跟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荼说：‘你们知道吗？毗婆尸佛现在在鹿野苑，佛想见你们，要知道时间。’”当时，守苑人领受教令就去二人那里，宣布佛的教令。二人听后就来到佛这里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佛渐次为他们说法，教授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恶不净，上漏为患，赞叹出离为最胜微妙清净第一（当时宣说了世出世间的正法。世间正法方面，宣说了能成就增上生的施论、戒论和生天论。出世决定胜的法，开示了欲恶不净，即使生到上界也会掉下来，不是安宁之地，都是苦性；只有从三界中彻底出离，寻求能脱离的办法，永远寂灭，才是最微妙、清净、第一的）。当时，世尊见他二人心意柔软，欢喜信乐，堪受正法，就为其宣说苦圣谛，敷演开解，分别宣布解释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圣谛（指出苦的要道——寂灭苦的道谛）。当时，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荼就在座上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犹如白布容易染色那样，他们很容易就熏染了正法而得到成就。那时，地神当即这样宣唱道：“毗婆尸佛在盘头城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，这是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以及其余世人所不能转的。”这样辗转宣布，声音传到了四天王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须臾顷已传至梵天。

那时，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荼，见谛而得了圣果，真实无欺，成就了无所畏惧，就对毗婆尸佛说：“我们想在如来法中净修梵行。”佛言：“善来，比丘！我法清净自在，以修行能穷尽苦的边际。”当时，两人就得了具足戒。不久，如来又以三事示现：一、神足，二、观他心，三、教诫（即运用三轮——神变轮、记心轮、教诫轮来作教化），他们当即得到无漏、心解脱、生死无疑智。

那时，盘头城内的人们听说这二人出家学道，穿著法服，持钵盂，净修梵行，都彼此这样说：“毗婆尸佛的道一定是真实的，才使得这等高贵的人舍弃世间的荣耀、地位，放弃所爱重的一切。”那时，城内八万四千人前往鹿野苑中毗婆尸佛的住处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佛渐次为大家说法，宣说施论、戒论、生天论，欲恶不净，上漏为患，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的。那时，世尊见大众心意柔软，欢喜信乐，堪受正法，就宣说苦圣谛，敷演开解，分别宣布解释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圣谛。那时，八万四千人当即在座上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就像白纸容易染色那样，见谛得果，真实无欺，成就无畏，就启白佛说：“我们想在如来法中净修梵行。”佛说：“善来，比丘！我法清净自在，以修行能穷尽苦的边际。”那时，八万四千人当即获得具足戒。具戒不久，如来以三事教化：一、神足；二、观他心；三教诫，他们就得到无漏、心解脱、生死无疑智现前。

又有八万四千人听说佛在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，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以及其他人所不能转，就共同前往盘头城毗婆尸佛的处所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当时佛也如是说法，盘头城里就有了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。提舍比丘、骞荼比丘在大众中上升虚空，身出水火，显现各种神变，为大众讲说微妙之法。那时，如来默自心想：“现在城内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僧，应派他们到四处游行，两人一对结伴，在在处处传播佛法，六年后再回到城中宣说具足戒。”

那时，首陀会天知道如来的心意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从彼天退没忽然来到此地，在世尊前头面礼足，退立一面，片刻后启白佛说：“如是，世尊！这盘头城内的比丘很多，应分布到各地游行，六年后再返回此城说具足戒，我将守护他们，使诸魔得不到扰乱的机会。”那时，如来听到天人的话语，默然许可。

首陀会天见佛默然许可，就顶礼佛足，忽然不现，回到了天上。他回去不久，佛告诉诸比丘们：“现在城内比丘很多，应分布在各地游行教化，六年后再返回集中，宣说具足戒。”那时，诸比丘领受佛的教令，执持衣钵，礼佛而去，俩俩结伴到各地宣扬佛法。

那时，首陀会天在一年后告诉诸比丘：“你们游行已过了一年，还剩下五年。你们要知道，六年完毕要回城说戒。”像这样到第六年时，天人又告诉说：“六年已满，应当回去听佛说戒。”当时，诸比丘听闻天语后收拾衣钵，返回盘头城，来到鹿野苑毗婆尸佛这里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那时，如来在大众前上升虚空，结跏趺坐，讲说戒经：“忍辱为第一，佛说涅槃最，不以除须发，害他为沙门。”（忍辱是第一的，佛说涅槃是最清净、无上的，仅仅剃除须发却损害其他众生不叫沙门。）当时，首陀会天离佛不远，以偈颂赞叹佛：“如来大智，微妙独尊，止观具足，成最正觉。愍群生故，在世成道，以四真谛，为声闻说。苦与苦因，灭苦之谛，贤圣八道，到安稳处。毗婆尸佛，出现于世，在大众中，如日光耀。”（如来有微妙的大智慧，是世间的无上尊重，具足止观，成就无上正觉。以哀愍众生的缘故，在世间成就佛道，以四圣谛为声闻宣说。了解苦和苦因，知道灭苦之谛，以及到达灭苦的圣贤八正道，由此到达无苦的安稳之处。毗婆尸佛出现在世间，在大众中如日轮般光显照耀。）宣说此偈后忽然不现。

毗婆尸佛在过去九十一劫出世后，以三乘法教化众生。有三会圣众：初会时有十六万八千圣众，第二会时有十六万圣众，第三会时有十万圣众，都是阿罗汉。彼佛有两名上首弟子：一名骞荼，二名提舍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佛寿命八万四千岁，之后佛与圣众相继涅槃，教法隐没。过去三十一劫，有佛名尸弃如来出现于世，也以三乘法教化众生。有三会圣众：初会时有十六万圣众，第二会时有十四万圣众，第三会时有十万圣众。彼佛有两名上首弟子：一名阿毗浮，二名三婆婆。佛住世七万年，之后佛与圣众渐次涅槃，教法隐没。在当劫中，又有佛出现世间，名为毗舍罗婆如来。也有三会圣众：初会时有十万圣众，都是阿罗汉，二会时有八万阿罗汉，三会时有七万阿罗汉，诸漏已尽。彼佛有两名上首弟子：一名扶游，二名郁多摩。佛住世七万年，之后佛与圣众涅槃，教法隐没。

在此贤劫中，第一尊佛出世，名叫拘留孙如来。那时有两会圣众：初会时有七万圣众，都是阿罗汉，第二会时有六万阿罗汉。彼佛有两名上首弟子：一名萨尼，二名毗楼。佛寿命六万岁，此后佛和圣众涅槃，教法隐没。贤劫中第二尊佛是拘那含牟尼如来。出世后有两会圣众：初会时有十六万圣众，都是阿罗汉，第二会时有四十万圣众，都是阿罗汉。彼佛有两名上首弟子：一名舒盘那，二名郁多楼。佛寿命四万岁，之后佛与圣众涅槃，教法隐没。在此贤劫，第三尊佛是迦叶佛。那时有两会圣众：初会时有四十万众，二会时有三十万众，都是阿罗汉。彼佛有两名上首弟子：一名提舍，二名婆罗婆。佛寿命两万岁，之后佛与圣众涅槃。佛灭度后，正法住世七天。接着是贤劫第四佛释迦牟尼如来出世，有一会圣众，共一千二百五十人。有两名上首弟子：一名舍利弗，二名目犍连。佛住世八十余年，之后佛和圣弟子灭度。

思考题

1、“思维圣士夫而修无常”的总理路是什么？

2、为什么要依佛语引生无常观念？应如何引生？

3、简述毗婆尸佛出世因缘。对于此事例，应如何思维来引生无常想？